

「开卷读书文丛」
KAIJUAN

DUSHU

WENCONG

开卷闲话四编

子聪

编著

KAIJUAN DUSHU WENCONG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开卷闲话四编

子聪 编著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开卷闲话四编 / 子聪编著. —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7. 12

(开卷读书文丛)

ISBN 978-7-81101-721-2/G·1132

I. 开… II. 子… III. 读书笔记 IV. G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201076 号

丛 书 名	开卷读书文丛
丛书主编	秋 禾 宁 文
书 名	开卷闲话四编
编 著	子 聪
责任编辑	戴联荣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press.njnu.edu.cn
E-mail	nspzbb@njnu.edu.cn
照 排	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	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960 1/16
印 张	16.5
字 数	220 千
版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1101-721-2/G·1132
定 价	29.00 元

出 版 人 闻玉银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谷林序

宁文来京，赠开卷闲话第三编。说四编将在年底印出，要我届时也写几句话。三编有序五篇，首篇作者黄宗江，年八十五，文三百言。次篇作者黄裳，年八十八，文两百言。此事就在七月间。不意年底来得奇速，如今宁文申约来催稿了。

开卷有益，读书最乐。现成话，八个字，如何成篇？而况前四字中的“益”和后四字中的“最”颇为麻烦，既有这两个字，还用得着读书无禁区的大扫帚吗？

三编中有附录三篇，其第二篇叙宁文、《开卷》的人与书，占十一个页码，是《开卷》中少见的长篇，我则读之易尽，不知其他读者感觉如何。原以为宁文赐赠三编以资示范，我亦欣然有会。及今执笔按纸，乃无所措其手足。

忽然想起苏辙的两句诗：“早岁读书无甚解，晚年省事有奇功。”只是我已“走到人生边上”，哪还有“自说自话”的余隙？也许有宁文和《开卷》在，尚能借杜甫“垂老逢君未恨晚”，来向读者“告存”。

我幸与黄裳同庚，取法乎上，且照抄他为三编所作序的结语于下：“以上是随便述其所感，恐不能作前缀之语，甚憾。”

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九日

高信序

宁文前几天发来邮件说，他的《开卷闲话四编》要出版了，希望我写一点短序给他。写序，我是既不配又不会的，而写一点想法，倒还能行。原因无它，只因为我也是子聪宁文君《开卷闲话》的热心读者之一，每次收到《开卷》，最先读的就是这“闲话”。

以我之见，“闲话”决不是扯淡的话，如世俗的闲言碎语之类。这里的许多“闲话”，实际上是许多作者、读者、朋友、同志写给《开卷》编者的书简，实际上是没有写入文章的真话实话，虽然零碎，却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时代风习、思想脉搏、人生际遇的、实实在在的一鳞半爪。作为一时的信息来读，当然不错，不过总觉有点大材小用，起码在我，是把它看作时代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料来看待的。

“闲话”的最大可贵处是实话实说，袒露出说话者的心曲。记得几年前华君武先生在“闲话”中说及另一位画家个别作品的毛病。“闲话”印出，这位画家大为震怒，又在“闲话”上过了一招。后来宁文在《开卷闲话续编》中删掉了华先生话中的两句，恐怕是不想多事吧，但我却以为不必。上述两位画家，都是前辈，素为我所敬重。我更欣赏华先生说“闲话”的态度：口无遮拦，一腔衷忱。华先生似乎还是不黯世情，不晓得时下是大兴捧场炒作、吹牛抱团之风的时候，很多场合，你不开口，已被视为另类，更何况谈一点缺点呢！其实，画的优劣，各人的审美角度有所不同，那位画家的画不一定就不好，或者原本就是很棒。而华先生只是自说感受，外加一点幽默而已，并非评职

称的评语，也非升官的考察报告，哪里用得着气急败坏呢？记得几年前在华家吃羊肉时，华先生对我说：“咱俩都是无齿之徒呀！”我一下愣了。稍一想，始释然。原来刚才聊天时曾说到牙医。我说过我牙不好，被牙医给治坏了，所以尽管几枚槽牙已掉也不想再补。华先生现身说法，说他的牙早已掉得一塌糊涂，现在是一口假牙，也还不错，力促我另找牙医，相信天下非尽蹩脚牙医嘛！“无齿之徒”一说由此而生，并非“无耻”也。假如我当时为“无耻”而不乐，将会有多尴尬！多乏幽默感！多不识好人心！

上午闲翻去年第十二期《开卷》，偶见吴承惠先生的一段“闲话”：“我没有什么大著，出的都是不值一顾的小书，我也不好意思送人。上次寄给你的只是一封信，没有收到就算了，现在出书真难，如今不再说了，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更难。我是整理了一些稿子，只放在那里，自我欣赏，也是一乐。”听到这则“闲话”，别人感受如何，不知道，我是深为同情的。吴承惠先生即赫赫有名的秦绿枝，当年在《新民晚报》设专栏《休息时断想》，与林放的“未晚谈”相辉映，日日有文掲載。别看现在报上多有专栏作家，但能与吴先生那一管笔、那满腹学问相比肩的能有几人？我至今还保存一大册当年吴先生文章的剪报。然而如果连老先生也清醒地认识到已经“没有利用价值”，“如今不再说”，“出书真难”的话，出版界的朋友该作何感想？作为曾经吃过编辑大锅饭的在下，是汗颜羞愧的。其实，据权威人士说，我们的出版事业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。到书店去看看，足令人目眩；打开报纸看，又是名家荐书，又是排行榜；而书市、订货会，更是一届接一届，固然少了当年的热闹，也还是照开不误，哪里有“出书真难”这一说呢？好在“出书真难”这话题已被说得两唇麻木，正如“反腐败”已被说得没了脾气一样。不过，听听吴先生的“闲话”，也使人在“繁荣”声中，增添一份冷静。

在读《开卷闲话》的时候，就想到了嘉兴范笑我君编的“闲话”打印件《秀州书局简讯》，后者是出到第二百四十二期后于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无疾而终的，可惜！这两份“闲话”一道伴我多年，如今只剩

《开卷》的“闲话”了,虽然略嫌孤单,但也是件可慰的事。但愿这唯一的“闲话”在宁文君的操持下照说不误,常说不辍。

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夜于西安

苏叔阳序

我之所谓有益的闲话，一般来讲是剔除了海淫海盗、教人设陷阱、探隐私，怎样断人家胳膊、截人家腿之类。如今这已经不是什么闲话，而成了正儿八经的“生意”，这样的小广告雪片似地贴满墙、铺满地，真真的胆大包天。还有一种闲话，我对它也有疑惑，例如全国大话《红楼梦》，又是海选又是脱口秀，仿佛偌大个中国再没有别的题目好谈。我愿俯身在伟大的曹先生脚下，但不知他老人家怎样料得今朝路，点破万千梦中人。

我说的有益的闲话，是在心情松弛的状态下，让见识、所得、难忘的往事、内心深处的唏嘘……悠悠地从口中吐出。不必有什么固定的题目，起承转合的规矩，严肃的厅堂，正襟危坐的听客。三五好友，清茶淡酒，宇宙洪荒、细菌粒子、千年往事、眼前周折，事无巨细有感而发，足矣夫！作为一介书生，为官、经商、做工、务农，我样样稀松平常，唯一开心之事就是与好友聚而闲谈。我向往那些日子。记得与李準、鲁彦周（愿他们在天国快乐）、黄宗江、梁信等诸兄散坐闲谈，同乔羽“老爷”扯东谈西，其快乐难以言表。闲话中的材料往往会构成一篇动人的篇什。说实话，从闲话中窥得出一个人的学养、素养、修养和涵养的。我曾说我有两位好师兄，学历不高学问不浅，可为人师。这就是李準和乔羽。至于黄宗江大兄，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，他心地公平，不怕献丑，广交四海宾朋，又难为他天赐的好记性，犄角旮旯的事他都记得，说起来眉飞色舞、南腔北调，虽略有结巴也如一

曲天歌。

听这样的闲话长学问、增乐观、促友谊、益健康，何乐不为呢？认真说来现在这路闲话少了，时间、地点、刊物都成了天上的星星。我们喜爱星星，也想在一个可以盘下身子的地方，泡壶清茶或者温壶老酒说说闲话，浇心中之块垒，抒胸中之惆怅。此亦为建设和谐社会之必需也。

感谢《开卷》又编辑了一本《开卷闲话四编》，做了一件公德事。读者诸君翻阅后自会有一番独到的见解，不信？请您试试看。

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四日

朱金顺序

久闻南京凤凰台《开卷》的大名，但因生性闭塞，一直无缘拜读。到二〇〇五年秋天，我接到了《开卷》赠刊，而且至今不断。后来，给《开卷》投过稿，也收到过主编的约稿信。在一年多的接触中，慢慢领略了刊物的特色。特别是每期卷尾的《开有益斋闲话》，更是丰富多彩，意趣盎然。

不久前，收到了子聪先生大札，要我为《闲话》第四编的出版写序。这可是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。我从来怕为人写序，但又怕辜负宁文兄对我的信赖，是不能拒绝的。现在，就从一年多来读那些“闲话”的印象中，讲两点个人的感受吧。

《开卷》办得好，这卷末的“开有益斋闲话”是个重要特色，它是许多同类的刊物所没有的。在“闲话”中，子聪先生摘编了广大读者及作者的来信，这里有丰富的出版信息，有一些作者的近况，有广大读者读《开卷》的反响，更有作者和读者交流思想的成果。《开卷》的好，就好在有这《开有益斋闲话》；而“闲话”的好，就好在它是读者、作者获取丰富信息的平台。《开卷》是一份内部刊物，发行范围是有局限性的，但有了这广泛联系作者和读者的栏目，既扩大了刊物的视野，也增加了人们阅读的兴趣。也许《开卷》上的“闲话”栏目，正是一些公开出版发行的读书类杂志所难以办到的。我在读“闲话”一栏时，记得有人说《开卷》是同仁刊物，我认为《开卷》并非同仁刊物，它的作者圈子要宽得多。而有了《开有益斋闲话》，更是大大扩大了《开卷》

的作者和读者范围，这该是过去的所谓“同仁刊物”所难以比拟的。

在“闲话”这个栏目里，主要是子聪先生摘编读者和作者的来信。这些信是写给执行主编的，写给刊物的，均为私人信函，写信人原本并不打算公开出来。这些信当然写得很随意，其中不免有些私房话。如今摘编后登在《开卷》上，就成了发表的文字，读者就要读它。因此，我愿向子聪先生提一个建议：摘编信件时，一定要把好关。在那些来信中，难免有吹嘘的文字，甚至有些互相吹捧的语词，这些要坚决删除，切勿公开出来。即使是以夸张的词语、调侃式样表现出来的，也别放过，决不可摘录。如今，据说读书类民刊不少，我虽然很少交往，这种刊物手边也有好几种。恕我直言，在读书类民刊上，确有互相吹捧的倾向，我认为这种不良文风是必须坚决反对的。《开卷》是民刊中较为有名的，那么就该成为反对此风的表率！我读《开卷》的时间不长，还不到两年，我并不是说在子聪先生的《开有益斋闲话》上，已经有互相吹捧的文字，但我希望《开卷》越办越好，“闲话”一栏办出自己的特色来，宁文兄在摘编那些读者、作者来信时，要把好关，坚决剔除那些互相吹嘘的文字。

以上大着胆子讲了些不知深浅的话，算是序言，以付《开卷闲话四编》。知我，罪我，以待各位读者！

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

化铁序

每得新书(或新版刊物杂志),有个偷懒的坏习惯,未看正文前,先翻书尾,先读它的后记。因为在那里可以读到作者浓缩的心声,那是对作品的真情袒露。

初次翻阅《开卷》这本杂志时,也是这样,随手先翻到书尾。在那里看到“开有益斋闲话”。它写的是,在编辑本期杂志时间段内,同时发生的一些事情。那是——与外面的读者、学者、艺术家、出版家、编者及作者们之间的聚会、谈话、书信文字往来等等。这样一来,就在薄薄一本《开卷》之外,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。

它与一般编后记有不同的话语。它有点像报社记者发给编辑部的报导:迅速、客观、真实。它又有点像日记体的文章:因为上面有某年某月某日的时间界定。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,是一种新款的写作方法、格式。

没有权钱上的博弈,也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压抑。取个名字叫“开有益斋闲话”也十分恰当得体。就像坐在茶馆里,一边品茗,一边闲话。又绝不是“三俗”的语言,而是广大《开卷》读者关心和认同的话语,也同时是为这份杂志取得丰厚开卷率的闲话式的话语。

二〇〇七年四月于南京

施康强序

《开卷》每期，都有子聪兄的《开有益斋闲话》。这些“闲话”按日或按月排序，每一则单独看来，或许琐碎；一旦串连起来，按年编排，便蔚为大观，成了一群与《开卷》结缘的读书人、文化人、素心人的非官方活动的年鉴，当代文化生态的某一侧面的实录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各卷《闲话》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，就不再是“闲话”了。

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

目 录

谷林序	/1
高信序	/2
苏叔阳序	/5
朱金顺序	/7
化铁序	/9
施康强序	/10

二〇〇六年

一月	/1
二月	/17
三月	/31
四月	/40
五月	/54
六月	/64
七月	/66
八月	/79
九月	/87
十月	/93
十一月	/106
十二月	/116

二〇〇七年

一月	/127
二月	/150

三月	/157
四月	/160
五月	/169
六月	/175
七月	/186
八月	/191
九月	/198
十月	/204
十一月	/211
十二月	/219

附录

《开卷》：读书人的趣味(涂涂)	/222
闲话《开卷闲话》(何卫东)	/224
展开阅读众生相(虎闾)	/226
有意味的闲话(淮茗)	/228
读书界的一份实录(王稼句)	/231
来自一本民间读书杂志的幸福(万字)	/233
有关《开卷闲话》的“闲话”(秋禾)	/238
“豁然开朗，簇生卷耳”(徐鲁)	/246

后记	/249
----	------

二〇〇六年

一 月

1月1日,子张从杭州来信:“《巴金纪念专辑》十分厚重,白桦、黄裳、宗江诸老大文读之再三,情深意绵。拙文侧身其中,殊感荣幸。我不懂对句,然新春之际,我对《开卷》充满新的期待,故不怕浅陋,凑成两句半,算是我对《开卷》的一点心意吧。”

书生意气

登楼纵观人间世
把卷闲话宇宙风

献丑了。”

1月初,邱忆君从上海来信:“《开卷》周围特别热闹,倘若把前面的文章比作是戏,那‘闲话’便是戏外看戏到了入迷的人,往往会觉得戏台后面的事情更有趣更好看。……‘闲话’是《开卷》挺刮的封底,无此不成‘卷’矣。”

1月3日下午,《旧时书坊》(秋禾、少莉编,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版,定价:二十元)编者之一江少莉见赠毛边本一册,扉页的下方写有这样一行字:限量壹佰册毛边藏本之第〇〇二号三联书店编辑部。上方题有少莉手迹:编者赠子聪存阅(钐朱文“少莉”印一方)。



《旧时书坊》书影

据少莉说，这本书本是三联书店送给徐老师（秋禾）的，此前少莉电告徐老师，说子聪要想先睹为快，徐老师说就将这本样书送子聪吧！

徐雁（秋禾）在代后记《坊间书友何在》中写道：

本书着意于从学人文士眼里的书坊、心中的坊友以及坊友自身的作为等角度选编文章，借此回溯了自清初扫叶山房以来，北京、济南、西安、南京、扬州、苏州、镇江、上海、杭州、长沙、福州、香港、台北等地旧书流通业的历史风貌，其中有关坊间书友的或长或短的记述，如清末以来的私营业者李光明、柳蓉春、王文进、孙殿起、董金榜、陈方恪、朱甸清、陈济川、陈乃乾、杨寿祺、郭石麒、徐绍樵、孙实君、孙助廉、朱惠泉、王富山、袁西江、王淡如、朱遂祥、张银昌、王继文、宋天霞、欧阳文利，以及长期服务于公私合营或地方国营古旧书业界的郭纪森、魏广洲、魏隐儒、徐